

萨 迪

蔷薇园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萨 迪

薔 薇 园

水 建 馥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〇 年 • 北 京

本书系根据 E. B. Eastwick 英译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背 景 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54,000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7}{8}$ 插页 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2版

198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 10019·922

定价 0.68 元

译 本 序

萨迪是十三世纪波斯诗人。

他写的诗歌有颂歌、挽歌、哀歌、波斯诗、四行诗、对句、格言诗等，多种形式。著作不下二十余种。但有些已经失传。所幸，他的两部大著作：《果园》(1257)和《蔷薇园》(1258)问世之后，不胫而走，时人争相传抄刻印，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萨迪的生平没有留下现成的传记。不过，他的著作中常谈到自己，所以他一生的经历大体能够有一个轮廓可寻。

一般认为，他生于一二〇〇年前后^①，死于一二九〇年。他父亲名叫阿布杜拉，是一位伊斯兰教传教士。阿布杜拉去世时，萨迪尚在童年。此后，萨迪随母亲在设拉子城一位地方官家中寄居，靠别人赈济为生，生活相当困苦。萨迪在《果园》中说：“我还是孩子，父亲便去世，孤儿的寒苦，我最深知。”^②

他父亲给他的教诲，他多次在作品中提到。他回忆说：有一次逢到节日，他父亲带他去逛街，他迷失在人群中，一时恐惧，失

① 据《果园》的英译者爱德华兹(A·H·Edwards)说，有人认为萨迪生于一一七五年，终年一百一十五岁。从萨迪经历看来，矛盾很大，显然是穿凿附会，不足凭信。

② 见《果园》第二卷第十一篇。

声痛哭，他父亲走过来，揪住他的耳朵说道：“我告诉你多少次了，要你牵住我的衣襟！”萨迪接下去说：“世人也和孩子一样，终身都需要一个好的向导。”^① 在另一篇里，萨迪又回忆说：有一次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金的指环，他却拿去交给一个货郎，换了糖果。萨迪忆起这段童年的往事时，写道：“世人往往如此，当他们不懂得生活的价值的时候，就会一味地纵情逸乐。”^② 最动人的当然是《蔷薇园》里的那段故事：他父亲责备他不该在背后诽谤别人。五十年之后，他记忆犹新，就把这故事写在《记僧侣言行》那一卷里，并且写了一首诗说：“自欺的幔幕蒙蔽着他，虚妄的人只看见自己。若是他象真主一样明察，就知道别人不比他低。”^③ 他做了真挚感人的自我剖析。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父亲给他的影响。

萨迪很好学，他的求知欲很强——这是他终身的一个特点——他在设拉子读书时，就很留意历史和文学，而且开始写作诗歌。

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前往文化古城报各达，继续求深造。他写了一首长诗——现存片断——献给尼扎米亚学院的文学教授沙姆·乌德·丁，这位教授读到以后，大为赞赏，立刻介绍萨迪进尼扎米亚学院，当了一名公费生。萨迪在尼扎米亚学院学习过古兰经、古代哲学、法学、历史、数学，特别在波斯和阿拉伯诗学方面，造诣很深。

他对尼扎米亚学院的生活，有过一段回忆。他说：“我在尼扎米亚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常和我为难。我去告诉老师说：

① 见《果园》第九卷第十篇。

② 见《果园》第九卷第七篇。

③ 见《蔷薇园》第二卷第七篇。

‘我答题答得越好，他越嫉妬我，与我为难。’老师回答说：‘他嫉妬你，固然不好；你背后议论他，难道就可取吗？’”^① 这反映出当时的经学院注重道德修养的一种风气。

萨迪三十岁左右的时候，陪他的一位老师阿杜卡迪·吉拉尼到麦加去朝圣。^② 这是他第一次远行。从此以后，他就作为一名伊斯兰教的行脚僧，到各地去布道讲学。他前后去过麦加十四次。以后的三十年中，他“周游列国”，踪迹所至遍及亚洲、非洲广大地区。他西边到过埃及、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土耳其等地，以及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的黎波里、阿勒颇等名城。东边则到过阿富汗、印度，以及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在那个时代，行脚僧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张旅行护照，他每到一地，都寄宿在清真寺里，既可得到膳食，又便于结交地方人士。他有时在大清真寺里和别的学者一起讨论学问，有时在广场上宣教布道。

他前往各地，大都是随着商队上路，有时骑骆驼，有时骑驴、马，有时坐船，有时步行，一路所见所闻，往往成为他的作品的极好的素材。譬如，他回忆说：有一次前往麦加，他在大沙漠里走得精疲力尽，再也不想动了。幸亏有一位同路的老人点醒他说：“兄弟！圣地在后，盗贼在后，你若继续前进，就快到了；你若在这里贪眠，就会丧命。”^③ 他这才振作起来，继续前进。读萨迪所述的种种旅途艰险，不禁会使人想起跋山涉水前往天竺取经的玄奘。但萨迪虽是伊斯兰教的行脚僧，天性却是一位诗人，他对旅途的叙述，往往充满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有时严肃，有时于严肃中又带着几分诙谐幽默。他的气质倒更象《感伤的旅行》

① 见《果园》第七卷第八篇。

② 见《蔷薇园》第二卷第三篇。

③ 见《蔷薇园》第二卷第十二篇。

的作者斯特恩，总是在旅途中抒发自己最隐秘的思想感情。

有一度，萨迪对大马士革的浮华世界厌倦了，跑到耶路撒冷的旷野里去住着，和野兽相处。后来法兰克人——十字军的队伍——把他捉住，送去和犹太人一起在的黎波里挖壕沟。幸亏有一位他认识的阿勒颇贵人遇见他，同情他的遭际，出十块金币把他赎出来，他才重获自由。这个阿勒颇人招他做了女婿。^①

他在各地宣教布道的情况，他也有过一番描写。他说：有一次，在巴尔倍克的总礼拜堂，他向一群冷漠的听众演讲。他们冥顽不灵，无动于衷。后来，有个旅人过路，只听到他最后讲的几句话，却大受感动，大声赞扬起来，听众方才恍然大悟。萨迪自己从这件事，悟出了一个道理，他说：“假如听众不能领悟，怎样的言辞也是无补。假如他们茅塞顿开，真理才能打动他们心怀。”^②

他在国外漂泊近三十年，一二五七年决定重返故乡设拉子。回去之前，他心想，此番回去用什么礼物带给乡亲们呢？于是，他把周游列国的所见所闻和平生回忆，用诗体写成本十卷的故事集《果园》^③，带回故乡去。《果园》和他于次年所写的《蔷薇园》体裁基本相同，立刻得到很大成功。

他回到故乡设拉子的时候，正好波斯人把入侵的土耳其人赶出国土。萨迪的心情十分愉快，他在《蔷薇园》里写道：“我回来时，光景已经不同，国家已经太平：过去的成群猛虎如今已被全部征服。……圣主的赫赫兵威已将变乱打退。圣主的赫赫威

① 见《蔷薇园》第二卷第三十一篇。

② 见《蔷薇园》第二卷第十一篇。

③ 《果园》分十卷，各卷总题是：治国、行善、慈爱、谦虚、知命、知足、教育、感恩、祈祷。每卷包括几个到十几个故事不等，宗教色彩远比《蔷薇园》浓厚。但某些故事本身，亦颇精彩。

名已使天下重归太平。”^①这时萨迪已经年近六十，他打算从此深居简出，不再与人往来，决心做个修士，了此余生。

但是，事有凑巧，有一天，有位朋友来拜访他，临走时，从花园里摘了许多鲜花，想要带回城里去。这使萨迪想道：园子里的花都是要凋谢的，即使蔷薇园中的花也不能久存。不如写一本《蔷薇园》供人浏览和观赏，它的绿叶不会被秋风的手夺去，它的新春的欢乐不会被时序的循环变为岁暮的残景。于是他在一二五八年的春天，再次起笔写作，花了几个月时间，陆续写成了《蔷薇园》八卷。这本训海体的故事集包括各地奇闻、圣人训喻、故事诗歌、帝王言行，其中还掺杂着他自己的不少宝贵的生活经验。比起《果园》来，《蔷薇园》这本故事集，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刻，感情更丰富，现实性更强，它的成功自然更在《果园》之上。

按照当时风尚，诗人必须把自己的著作呈献给当权者，希望得到庇护，一方面有利于作品流行，另一方面可以得到些生活上的照顾。萨迪自然也不能免俗。他在两本书前都提到把书呈献给波斯王阿布·伯克尔·本·萨德。萨迪早已经是著名的诗人，阿布·伯克尔·本·萨德受到他颂扬^②，自然高兴，于是奉他为诗圣——即西方的所谓桂冠诗人——并对他的生活倍加照顾。

萨迪的晚年，不见再有什么重要的活动。或许是如他自己所说，打算平静地度过晚年。或许是和时局有关。因为，土耳其人被打退以后，波斯虽然得到暂时的升平，但一二五八年（即我国的元朝至元二十七年）蒙古大汗蒙哥之弟旭烈兀攻陷报各达，他的故乡从此又成大军过境之地。据说萨迪的诗句“暂存的一切不

^① 见《蔷薇园》书前颂词（即本书正文第六页）。

^② 见《果园》及《蔷薇园》书前的作者前言。又见《蔷薇园》第七卷第十九篇。

要贪求。哈里发的光荣已成虚无，巴格达城外的江水万古长流！”^①就是因巴格达陷落，有感而发。萨迪的家乡设拉子虽然始终没有遭受战火的洗礼，但山河破碎，“这一肢如果受到压迫和痛苦，其他各肢也难安享幸福。”萨迪后来的心境，可想而知。

萨迪于一二九〇年逝世后，葬于设拉子，至今坟墓尚在。

十三世纪的中亚，经常有外族入侵。

另一方面，波斯境内的各小邦之间，往往互相争霸，兵连祸结，征伐不断。两河流域虽然物产丰隆，又兼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工商业兴盛，文化发达，表面上繁华昌盛，但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广大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对于这样一个社会，萨迪的著作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异常生动的画卷。从豪华的宫廷到篱墙茅舍，从大清真寺到熙熙攘攘的市集，从茫茫的大海到无边无际的沙漠……无处不是诗人的舞台。至于人物，则有帝王将相、文人士女、法官巡吏、旅队商贩、艺人工匠、僧侣教师、樵夫渔民、男女奴隶……更有希腊人、埃及人、中国人、印度人、叙利亚人、法兰克人、鞑靼人等形形色色，难以数计。萨迪往往只用很少笔墨就能把一个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只用一两个小情节、三五句对话就能把一个人物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把那人物的思想感情——往往包括萨迪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内——极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手法无疑是很高明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说：丰功伟业未必能见出人物品德的高下，倒是他们的一件小事，一个动作，一句笑话，往往显出他们的志向和性格。^②所谓“因小见大、见微知

① 见《蔷薇园》第八卷第一百〇五篇。

② 见《希腊罗马伟人合传》中的《亚历山大篇》。

著”，萨迪的作品正好提供了一个证据。

萨迪喜欢在故事里穿插许多诗歌，用来点出一段故事的意义，指出整个故事的教训，或者节外生枝，或者画龙点睛，抒发他自己的诗情。这些插入的短诗，与故事结合在一起，有的严肃，有的轻松，有的泼辣，有的诙谐……变化无穷，不拘一格，有时和故事相得益彰，有时故事倒还不怎样，那诗歌却很出色。譬如，卢格曼学礼节的那篇^①，萨迪从中生发出一首四行诗来，说是：“虽然只是一句笑话，智者从中得到教益。虽然那是百卷经典，愚人始终认做儿戏。”成为很好的格言。还有写青春欢乐的那篇^②结尾的四句诗：“谁在夜晚被醇酒醉死，未到天明便会清醒；可是若为爱情所醉，末日才是黎明。”感情热烈奔放，几乎可以和莪谟·伽亚谟媲美。至于他那些讽刺封建社会的讽刺诗，如象：“你若违拗君王的心意，便是亲手杀害自己。”*假如他把白昼认作黑夜，你说：‘那不是七星和明月？’”^③已经是沉痛到不知如何是了。

当然，《蔷薇园》的最可贵处还是在于它那热爱人民的光辉思想。萨迪处在那样一个时代，又在外漂泊了三十年，他在各地亲眼见到民族的兴衰、社会的不平、贫富的悬殊、人民的疾苦，怎能不感慨万端？古人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又说“疾恶如仇”，萨迪的思想里就有这一面。有一次，古兹拉大庙里的僧侣，在泥塑木雕的偶像的手臂上拴着绳子，在幕后操纵，诡称神祇显灵，骗取百姓钱财，萨迪心知是假，一把揭开那幕幔，戳穿了诡计。那僧侣想反扑，萨迪一气之下，就把那骗人的僧人推下一

① 见《蔷薇园》第二卷第二十一篇。

② 见《蔷薇园》第五卷第八篇。

③ 见《蔷薇园》第一卷第三十一篇。

口井去。^①萨迪性格如此。他在作品里自然要向社会黑暗投出一支支匕首。

在封建社会，王室上下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是寻常事。马可波罗记十三世纪中亚情况时，就有过惊人描写。他说，一二五五年（按：正史多作一二五八年）报各达陷落时，哈里发藏宝之塔，满积金银财宝。这当然都是人民膏血。^②难怪萨迪要在《蔷薇园》中，对封建暴政，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他说：“暴君决不可以为王，豺狼决不可以牧羊。国王对人民任意榨取，正是削弱国家的根基。”^③他甚至直接发出诅咒说：“暴君，暴君，你是人民的灾难，你应立即关闭你的市廛！王权对你有害无益，你的死胜于你的暴力。”^④萨迪是中世纪的一位人道主义者，但他认为“怜悯恶人便是亏负好人，宽容恶霸便是欺压平民。”^⑤他对压迫者的揭露和抨击毫不容情。有时他对某个古代帝王似乎也加以理想化，把他们写成仁慈宽大，但通篇细读，不难看出，萨迪对整个封建制度，讽刺得十分尖锐。譬如，国王患病、用童男胆汁下药那篇故事，最后仿佛说了国王几句好话，但显然只是虚笔，实际上，萨迪借那无事的少年之口，讽刺道：“父母是爱护儿女的，法官是为民申冤的，国王是主持正义的。如今父母为了一点小惠，把我断送。法官判我死刑。王上也只顾自己死里逃生。除了真主而外，谁还能庇护我呢？”^⑥一番话剥尽了人吃人的封建社会的人道的画皮。

① 见《果园》第八卷第七篇。

② 详见本书末《注解》第二十九条引自《马可波罗行记》的记载。

③ 见《蔷薇园》第一卷第六篇。

④ 见《蔷薇园》第一卷第十一篇。

⑤ 见《蔷薇园》第八卷第八篇。

⑥ 见《蔷薇园》第一卷第二十二篇。

萨迪爱憎分明，对人民的疾苦，从心底充满深切的同情。甚至于他的宗教观里，也渗透着这种感情。他是虔诚的信徒，而且是布道士，但毕竟又是现实世界中的诗人。他对念经、祈祷、清修、苦行的评价并不高。他虽然也讲出世，但与其说他看重来生，倒不如说他更看重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贡献和价值。

他认为“虔诚不靠破衲、毡毯、念珠，全在为人民做好事”。“信教不能说空话，要行动，只说不做有名无实。”^①他对社会上假借宗教信仰为名，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妄想祈福、以求善赏的人物——不论是帝王、圣徒、行脚僧——一概痛加贬斥。许多故事写得既辛辣又诙谐，淋漓尽致，不亚于薄伽丘的《十日谈》。

宗教最初从民众中产生的时候，都包含着许多惩恶扬善的教义，甚至幻想上天降罚恶人，所以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农民起义，都曾借用某种宗教作旗帜。但是当统治阶级把宗教变成掩盖剥削和压迫的工具的时候，宗教就变成了麻醉人民的鸦片。萨迪借用伊斯兰教的某些教义来揭露坏人，赞扬人民，表彰诚实，打击伪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他写了许多故事，嘲笑那班相信天命，妄图不劳而食的托钵僧。^②还嘲笑过一个弄虚做假、沽名钓誉的圣徒，在宫中赴宴，故意不吃不喝，一味祈祷，回家又叫人给他开饭，结果被他的儿子揭露说：“既是这样，你的祈祷也不能算数，还得重新来过。”^③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当时社会上为数不少的这类骗子的西洋镜。萨迪甚至愤愤地说道：“哪怕一个夜里翻墙的盗贼，也比披着圣人外衣的罪人圣洁得多。”^④

① 见《果园》第一卷第七篇。

② 见《果园》第二卷第六篇。

③ 见《蔷薇园》第二卷第六篇。

④ 见《果园》第五卷第九篇。

萨迪善于继承古代文学遗产，推陈出新，针砭时弊。他那篇讲托钵僧叫国王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的故事^①，就是古希腊哲学家道格涅斯叫国王站开、别挡住他的阳光故事的翻版。但是，他写进了抨击帝王和富人的两组诗歌，把消极无为的哲学家的故事，变成了对社会不平予以积极批判的作品。

他在小亚细亚一带，显然接触过大量的古代西方文化。他的作品里不时引用一些寓言作典故。如果不是直接引自希腊古籍，至少也是间接获自同一源泉。他甚至还直接谈到“就连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们，也难让荆棘生长出蜂蜜。”^②中国的文化艺术也给过萨迪许多影响。他对中国的绘画评价很高，他甚至说，但愿他的《蔷薇园》能和中国的绘画媲美。^③

至于萨迪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要求“思想解放”的思想，是和他所处时代的思潮分不开的。几个世纪中，中亚与东西方交通往来，到萨迪时，已经产生了一个势力不小的工商业阶层，他们奔走于世界各通都大邑，见多识广。他们习于冒险，喜欢进取。他们看不惯封建阶级和僧侣阶级的故步自封、无所作为。萨迪长期在外漂流，常和这个工商业阶级的人们一起结伴上路，互相往来，自然会深受他们的思潮影响。他们既反对封建阶级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对僧侣阶级宣传清静无为十分反感。新旧两种思潮的冲突经常发生，在社会上演成一幕幕的活剧。冲突的原因，萨迪未必能意识到，但一幕幕社会剧的演出，萨迪都看在眼里，往往极生动地写进了他的作品，留下了形象的历史记录。最典型的是他那个长篇故事里父与子的对驳。那父亲认为

① 见《蔷薇园》第一卷第二十八篇。

② 见《果园》第五卷第六篇。

③ 见《蔷薇园》中《写作“蔷薇园”的原由》。

穷通有命，反对儿子出外谋生，反对冒险。他那做运动员的儿子理直气壮地反驳那老子说：“福分虽然注定会有，还得靠自己努力；祸患虽然能免，也该避开祸患之门。……你不肯吃苦就得不到财富；你不肯冒险就打不倒敌人；你不去撒种就没有收获。”^①在通篇故事里，萨迪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潮间的冲突写得有声有色。这些描写，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中世纪的时候，萨迪作品中这些见解，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萨迪对社会，观察敏锐，思想活跃，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总是把他要说出的一番道理和具体的事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启发读者去思考和玩味，而很少空泛的议论。正因如此，他的见解，在不同的故事中不尽相同，甚至矛盾。这就需要读者去加以分辨。

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广泛地记述了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正义、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他从实际生活中获取哲理和题材；人物的刻画真实、生动、准确；语言纯朴、明朗、简洁。作品在记述十三世纪中亚封建社会黑暗情况的同时，充满了人民对于劳动和真理的热爱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乐观主义精神。

作为一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独特的艺术品，《蔷薇园》将继续给人们提供美的享受，尽管其中有一部分思想今天看来，可能已经显得陈旧。

好在，萨迪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在本书的结尾写道：“请不要对这本书要求过苛。

可取的部分可以做为收获。”^②

① 见《蔷薇园》第三卷第二十八篇。

② 见《蔷薇园·跋》。

不可取的部分呢？他没有说。

译 者

一九七八年五月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赞美主！（荣耀归于主！）礼拜是接近他的方法，感谢是得福的途径。每一次呼吸都将延续生命，每一次呼吸都将壮旺身心。每一次呼吸都有两个好处，每一个好处都要求我们感激。

有谁的手，谁的口
配得上对他歌颂赞美？
赞美吧，大卫的子孙！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感恩¹。

仆人最好承认自己的过错，
在主的座前请求宽赦；
我们无论怎样对他赞美，
也比不上他的恩威。

他的仁慈的甘霖
广大无垠，
他给我们的食禄
无穷无尽。

他的子民的过恶虽不光彩，
他从不把我们的耻辱的帷幕揭开，
我们虽然辜负了他的恩情，

他对我们的慈悲仍是永无止境。

普慈的主！你将冥冥中的食禄

赐给了拜火教徒和基督徒！

你对敌视你的人都有这种爱心！

你对你的子民的恩惠怎会穷尽？

他命令他的仆人晨风将绿色的毡子铺于大地；他命令他的乳母春云在大地的摇篮里抚育青草的女儿，并将枝头披上绿衣，在春天来到时缀上无数花环。靠了他的威力，甘蔗变成蜜液；靠了他的栽培，枣子长成参天的大树。

云和风，太阳和天空

都在和谐地做工，

它们把食物赐给你，

你的心里能不感激？

万物都在为你忙碌，

正义决不允许你成为叛徒。

这教诫是来自万民之长，万有的光荣，世界的慈悲，人类的精华，始初的成就者穆罕默德·穆斯塔发（愿他有福和安息！）。

仁慈的先知！教主！我们对你顺从！

你是美丽，威严，脸上带着笑容！

有你作墙基，信道的人怎会忧虑？

虽在惊涛骇浪之中，舵手挪亚²也无所畏惧。